

# 美國促成日韓的和解與圍堵 中國態勢的成形

●曾建元／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

## 東亞集體安全體系的起落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次年6月5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侵略大韓民國（Republic of Korea），兩日後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當機立斷，發布「海峽中立化宣言」（Korean War Statement），而以台灣地位未定論為理據，派遣第七艦隊巡航台灣海峽協防中華民國，自此斷送中華人民共和國吞併台灣統一中國的野心。

美國意識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擴張赤化全球的危險，於是在歐洲和亞洲佈建防線進行圍堵，在歐洲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與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的對峙，在亞洲，則主要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有與日本、韓國、台灣等國之間的個別軍事同盟的建立，另則有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的集體安全體系，加上印度在南亞的不結盟立場而事實上成為緩衝區，由此乃形成了穩定的全球冷戰結構。1960年代美國看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the Soviet Union）共產黨第一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逝世後中、蘇爭取共產主義國家領導地位而引發的衝突與矛盾，乃有聯中制蘇大戰略的調整，而為了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發揮牽制蘇聯的作用，美國與其盟國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面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與各國際組織中的中國席次代表權，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而享有否決權，美國進而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但基於道義，仍依《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而以維護及促進台灣的人權發展為條件，維持對台灣最低限度防禦性的安全承諾，避免中華人民共和國侵台，破壞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利益與優勢。

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在短暫的國際經濟制裁後，仍於1991年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而從此進入全球自由貿易經濟體系，更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從此經濟成長果

然超英趕美，一日千里，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後，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因此而如民主轉型理論家的樂觀預期，即因為中產階級興起而形成公民社會，進而湧現參政維權的政治氣候，終而迫使專制政府開放政權，而繼自由化後展開民主化的進程。相反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經濟上的成就，反而獲得政治正當性的新的基礎，黨國威權統治和民粹政治受到多數人民的諒解甚至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因黨國資本主義經濟上的操作，利用權力榨取和實際掌握了主要的國民財富，從而擁有龐大的政治經濟資源，而得以進一步對內發展其結合電子監控系統的社會控制與黨國統治機制，形成現代君主制與電子極權主義，根本消滅了剛萌芽中的公民社會，全面鎮壓進步人士與少數民族解放運動，再利用民族主義驅動對外擴張，不僅在地緣政治經濟上以跨越歐亞舊大陸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擘畫有意恢復傳統中國朝貢體系下的霸權地位，更以其新興崛起的全球影響力，擺明挑戰聯合國全球治理所憑藉的普世價值體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迅速變異為巨獸，讓周邊鄰近各國感到惴惴不安。東亞各國的石油能源生命線係從波斯灣出來跨過印度洋、穿過馬六甲海峽，經南海、台灣海峽、東海到日本海，中華人民共和國直接影響的航道為南海、台灣海峽與東海，而該國則聲索主張對上該海域擁有主權，意欲全面佔有。位於東北亞海上的日本以及東亞大陸末梢的韓國，居於石油能源生命線的最遠端，因此對於攸關國家生存發展的南下航道的自由通行權問題十分敏感。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中國割讓台灣，法國即要求日本不得主張台灣海峽為其領海，以交換不干涉台灣的主權交接，由此可見台灣海峽及與其鄰接的海域，在西太平洋石油能源生命線上，乃居於樞紐的地位，自近代國際法秩序進入東亞，就不容許任何一國獨佔特定海域，控制航道，而威脅到其餘各國的生存。

## 印太戰略的形成

日本與韓國基於國家生存的考慮，長期依附於美國的保護，在嗅覺出美國中國政策的變化時，乃爭相搶先於美國之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好。日本自1979年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大量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在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始終以日本在第二次中日大戰的戰爭責任對日本持續進行指摘和民族感情勒索，具體而微地表現在強烈抗議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拜謁奉祀有侵華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問題上；韓國面對朝鮮侵略的威脅，則有北方政策之制定，期待中、蘇兩國的支持與施壓，促成其與朝鮮的和解。和台灣一樣，韓國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其開放市場而獲得經濟發展上的巨量利益，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因對於韓國在地緣政治與經濟上的影響力，相當程度恢復了清朝時中國作為朝鮮宗主國的強勢地位，多少傷害了韓國的民族自尊心。

安倍晉三於2006年第一次出任日本首相後，即開始部署調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競爭格局，提出了從俄屬遠東、沿中國周邊延伸到歐洲的外交夥伴關係與後勤聯繫概念的「自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大戰略，主張建立亞洲海洋民主國家新聯盟，並基於日本、美國、澳大利亞與印度四方的領導人峰會，形成亞洲版的小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2007年8月22日，安倍晉三在印度國會演講〈兩洋交匯〉(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首次提出印度洋與太平洋兩大洋自由和繁榮有機融合的願景，與印度在自由與繁榮之弧中互為犄角。安倍晉三顯然有意終結在美日安全保障同盟下區域事務完全依附於美國的吉田(茂)主義時代。安倍晉三復出之後，更全力恢復他的政策主張，持續推動日本的國家正常化以及印太自由與繁榮之弧的海洋民主國家聯盟大戰略。他在2012年12月，以〈安全鑽石〉一文重新誓師出發，主張以對「民主、法治、與尊重人權」的共同承諾，建構將澳洲、印度、日本與夏威夷結合在一起的「從印度洋延伸到西太平洋的海洋公共區」。2016年8月，安倍晉三利用出席在肯亞奈洛比(Nairobi)舉行的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的機會，正式宣布「自由開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戰略，作為日本對外援助的準則。

海洋民主國家聯盟以及印太戰略的提出，不言而喻，乃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假想敵，習近平2012年2月大國外交戰略與11月「中國夢」的提出，為印太戰略的正式登場做出鋪墊。2017年1月，高唱美國第一的川普(Donald John Trump)就任美國總統，日本外務副大臣鈴木浩於秋天向美國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就印太戰略構想獻策，令提勒森感到耳目一新，乃於當年10月18日於華盛頓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簡稱CSIS)發表〈定義下個世紀的美國與印度關係〉(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演說，闡述「印太」概念，並強調美國將與日本、澳洲、印度等三個民主國家發展更進一步的接觸與合作關係。11月6日，川普與安倍晉三在東京宣示，願與地區內任何共享自由開放的印太理念的國家合作，並保證將在三個基礎上共事：提升基本價值、追求經濟繁榮、以及和平與安定，12月美國總統府白宮發布《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確立了「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為國家安全戰略，自此而形成了從中東荷姆茲海峽、東南亞麻六甲海峽到東北亞宮古海峽的兩洋戰略安全網。2019年6月1日美國國防部發布《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宣示將透過戰備、夥伴和網絡化區域等途徑，確保維護印太地區和平、穩定和繁榮的承諾，國務院則另於同年11月4日發表《自由開放印太：促進共同願景》(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報告，強調將基於自由主義，透過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方式，積極宣傳推展「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理念，強化與擴張美國與盟邦的夥伴關係。2021年1月，拜登(Joe Biden)出任美國總統，延續川普印太政策，在10月舉行的線上東亞峰會上首次提出「印度太平洋

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構想，次年2月11日發布《美國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揭示其主要戰略目標是「促進一個更具連結、繁榮、安全與韌性的自由開放印太」，其戰略途徑則在於「強化美國角色，並建構其與盟邦夥伴和區域機構的集體能力」，當中特別點名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挑戰，其中尤以在印太區域最為嚴重。5月23日，美國等十三個印太國家在日本東京宣布成立印太經濟架構，作為印太戰略的經濟基礎。印太經濟架構聚焦於四大主軸，包含：「貿易」、「供應鏈」、「乾淨能源和減碳以及基礎建設」、「稅收和反貪腐」，當中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經濟關係最為深遠的，是規劃全球產業供應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脫鉤，企圖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法再將作為全球產業供應鏈中世界工廠地位所汲取的暴利，大量投入到發展全球霸權，危害到區域安全與文明價值體系。10月12日，拜登再公布《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直接而明白地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定性為是唯一企圖修正現有國際秩序，且具備經濟、軍事、科技實力的競爭對手。

印太戰略為自由與繁榮之弧建立國際政治與軍事合作的架構，再有印太經濟架構作為支撐，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一帶一路」大戰略整個圍堵在歐亞大陸之中。

## 日韓和解與東北亞安全

東北亞的日、韓兩國，宿怨累積上千年，蓋因日本出入東亞大陸，必定要以朝鮮半島為跳板，朝鮮乃深受來自日本的安全威脅。甲午戰爭後日本強行併吞朝鮮，對朝鮮民族自尊傷害極大。日本提出印太戰略獲得美國響應後，2017年10月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重啟，日本在印太戰略中成為領袖國家，與韓國在歷史問題上有所齟齬，既不利於日本的領袖角色定位，亦勢必會在東北亞防禦合作機制上出現破口，因此日韓在歷史問題上達成和解，乃有其迫切需要。

2022年3月，尹錫悅當選韓國大統領，他一改文在寅的低調親中風格，旗幟鮮明地投向印太戰略。12月28日，韓國外交部發布《自由、和平、繁榮之印度太平洋戰略》，重申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反對單方面以武力改變區域現狀，強調台海和平穩定與韓半島和平穩定及印太區域安全繁榮密切相關。今(2023)年2月27日，美、日、韓三方在美國檀香山首次進行三國經濟安全對話，重點在落實印太經濟架構下全球產業供應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脫鉤，3月1日，在韓國三一獨立運動104週年紀念儀式上，尹錫悅發表歷史性的重要講話，對日本重新定位，肯定日本已從過去的軍國主義侵略者轉變為與韓國共享普世價值、在安全保障和經濟合作方面攜手合作的夥伴，尹錫悅宣示，「必須與共享普世價值觀的國家合作，為擴大自由做出貢獻」。這一段話正宣告著韓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割席。3月6日，尹錫悅就日治時期強制勞動受害者的賠償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宣布將於行政安全部下設日帝強制徵工受害者支援基金會直接向受害者支付賠償費



用，資金則由韓國和日本的企業捐贈。該方案給了日本面子，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乃呼籲日本企業向該基金會捐贈，間接達到賠償目的。3月15日，尹錫悅訪問日本，與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宣布日韓關係正常化，重啟中斷11年的穿梭外交領袖互訪，也預告將重啟外交和國防安保對話，日本也順勢解除了半導體重要製造材料禁止出口韓國的措施。

4月26日尹錫悅訪美，和拜登簽訂了被喻為《美韓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升級版的「華盛頓宣言」（Washington Declaration），將韓國納入美國的核子武器保護傘之下，而更加強化美韓的軍事同盟關係。

東亞形勢的轉變，先有安倍晉三的倡議和川普的跟進，最終則因尹錫悅的卓見和勇氣，而使印太戰略得以於該處合龍。誠如安倍晉三所言：「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海以南，就是東海和台灣海峽，而守衛這片海域的，是台灣，一旦台灣淪陷，日韓就會如甕中之鱉，任人宰割，美國在東北亞的軍事部署，只能做困獸之鬥，因此印太戰略中，台灣地位一如關中，得台灣者得天下。日韓美絕對不容台灣受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印太各國實有必要將台灣納入為對話夥伴甚至進入協作機制。尹錫悅因主張台灣防衛屬於國際責任，近日招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互召大使表達抗議，這也暴露出兩國基本價值立場的差異，反襯出台灣的戰略重要性。

東北亞的防衛，另有一事件值得重視，即6月2日在韓國首爾國會圖書館禮堂舉行的滿洲復國研討會，與會者並於會後由韓國歷史領土財團主席張桂黃與滿洲流亡政府總理梅鳳杰領銜簽署「首爾宣言」。抗戰時期由日本扶植建立的滿洲國，並不是一個滿洲民族國家，其建國理念「五族協和」，是指漢、滿、蒙古、日本、朝鮮等五個民族的共存共榮。韓戰的經驗告訴我們，朝鮮半島和台灣有唇齒相依的關係，相互可收圍魏救趙的效果，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侵台戰爭，朝鮮極有可能趁勢南侵，所以牽制背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助於阻止朝鮮的蠢動，而滿洲國復國運動的論述和倡議，則有可能在日後對東北三省軍民產生號召作用，成為裂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分層漸進實現中國民主化的起點。◆